翠袖乾坤

生死威尼斯

文潔華

到威尼斯出席視覺藝術雙年展，很快便習慣了水都的渡輪交通。這陣子有雷暴警告，下了幾陣雨以後，海面有點波濤，因而搖晃的感覺到上岸後仍在持續。人們說威尼斯的威力在她的繁華以後繼續瀰漫，時而妖魅着她的遊人。但我還是實際一點，覺得維斯康堤的《魂斷威尼斯》，其實是一股暈船後揮之不去的浪病擴張而已。

這次到訪藝術雙年展，在各式展銷以外還加添了兩個景點，跟藝術有關但不直接。一個是墳場島，在水站Cimitero岸上邊；一個是麗都Lido島上著名的Excelsior酒店，名人必到。甫到墳場島，一心想觀看天主教墳場著名的雕塑，如長着翅膀的守望天使，強而有力地坐守着被寵愛者的墳墓。失望，卻有另一番收穫。墳墓的歷史由十九世紀到廿一世紀都有，從生卒年月到墓碑上的照片都說明了威尼斯人的長壽。這兒的人以家族為務，有些墓園都在閘前刻上了家族的姓氏，內裡埋葬了一個家族的好幾代人。

奇怪的是威尼斯人不介意用絲製的人造花，務求墓碑上的花瓶常裝載一束黃白間紫的花朵，使整個墳地充滿色彩。墳場島上邊閘門穿往海旁，閘口是一個平台，是用以海葬的最佳地域，惟威尼斯人還是喜歡塵歸塵，土歸土。至於Excelsior Hotel，是一年一度威尼斯電影節舉行的重鎮，每年到訪的演員藝人星光熠熠。酒店自上世紀始已是個地標，當年選美舞會名人豪宴的舊照片掛滿酒店大堂，美麗人兒永垂不朽。

對於威尼斯人來說，生的光榮死的華麗，都曾是精雕細琢的事，如今慶幸留存的，是不讓遊人打擾的原居民生活，我行我素。

古今談

買什麼會籍最划算？

范舉

內地的中產階級愈來愈多了，隨着財富的積累，他們起碼有了三四百萬的財產，擁有三四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就更加富有了。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非常樂意在海外投資，使自己的資產增值。因為他們看到了不少海歸派，在內地的跨國企業工作，工資相當可觀，社會地位高人一等。

於是，他覺得最有回報率的投資就是送兒子出國留學，動輒花一兩百萬人民幣，為自己的兒女弄一兩個外國名牌大學的碩士，將來可以回來闖蕩江湖。另外，他們也有如意算盤，就是兒女先行出國，建立橋頭堡，熟悉外國情況，然後舉家移民。

移民外國，就好像買一個俱樂部的會員會籍，可享用俱樂部的所有設施，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福利制度、治安秩序、空氣清新程度、大學教育制度，都好像俱樂部的設施一樣，將來都可以享用。在二十年前，子女留學的目的地一定是美國，那時候在美國的大學畢業後，很容易找到工作，並且容易入籍。那個時候，入了美國籍的中國人，好像中了六合彩那般高興，一定回到中國向親朋戚友炫耀一下，否則就屬錦衣夜行，對不起自己。

出國讀書既然是投資項目，不同時候就有不同的行情。到了今天，情況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內地的人都認為到美國留學最不划算，他們內部有一個出國讀書投資的排名榜，從末尾數起，最不應該去留學的地方就是美國。美國現有一千四百萬人失業，大學裡面的教師因為大學縮皮，也紛紛失業，社會的職位嚴重壓縮，即使是被視為熱門的電腦業，「畢業即失業」的大有人在。經濟不景氣，很多大公司裁員節流，銀行、顧問公司都在裁員，資訊高科技市場更是處於飽和狀態，一些留學生選擇推遲半年畢業，或者被迫當「海歸」。至於移民入籍，美國已經差不多關上大門，更重要的是，即使入了籍，許多福利都減少了，但是稅收卻五花八門，你在中國大陸有股票、或者房產，或者有退休金的收入，一律要徵入息稅，或增值稅，與美國政府分身家。

他們的孩子入大學挑選什麼科目，也相當關鍵，凡是美國失業率最高的行業，他們的孩子都不會選這些科目。同樣列入榜尾的是英國、日本、加拿大、德國，稍好一些的是澳洲、俄羅斯，最好是荷蘭。因為荷蘭的企業不少都在外國設有分支機構，需要中國人幫助開拓生意。不少跨國公司都有這樣的經驗，中國人做生意是天才，懂得許多旁門左道，而且腦筋靈活，勤奮搏殺，這是外國僱員所比不上的。

琴台客聚

曼谷之旅：紅色城市

葉輝

雨希的短篇小說集《隱物：The Untold Lie》裡有一篇〈紅色城市〉，講述一段曼谷之旅，遇上「紅衫軍」示威，四個來自不同國度的旅人（兩個亞洲人和兩個歐洲人，疑是一段後殖民簡史）悶在旅館裡，只好在露台上喝酒，各自表述自己跟「紅色城市」相涉或不一定相涉的故事。

敘事者「我」來自香港，前赴曼谷是為了學泰拳——「我」看到朋友（曾經背叛「我」而被「我」詛咒的雲卿）的博客：「有一幅是她在曼谷Ingram Gym裡學泰拳的照片，她的頭髮剪得短短的，頭戴吉祥環，臂上綁了手繩，戴着拳套。她好像有些什麼不一樣了，人看上去很快樂……」「那時我正處於一些解決不到的事情之中，我看着照片，突然像被魔力召喚，覺得自己應該到曼谷來學泰拳……」

「我」剛好處於月事，對血的紅與革命的紅因而有許多想像與體會，一一都穿插於四個旅人的故事之間，將本來已經染紅了的故事染得更紅。台灣中年女人是第一次「出國」見識世面，可她不怕示威，因為「百萬民眾倒扁運動時我們也一樣全家穿紅色衣服去支持」，她的故事很簡短：「戒嚴時期，我有一位阿姨坐過牢，但我並不肯定，因為除了小時候聽過的隻言片語之外，幾十年來大家都沒有再提。前幾年我去看她，她已經六十多歲了，和一般阿嬸沒有分別，那天她在洗着一條毛巾，突然就跟我說：『那時我的經血流到整腳都是，監獄的人也不給我一條毛巾。』」

這一段似乎是對「我」的月事的呼應，同時也可以解讀為對殖民史（亞洲與歐洲的殖民聯想）的呼應。英國老男人來到中南半島，是為了尋找夢想與新生。他找到了：「她才十五歲，就在我買到那份報紙的小店對岸……我像變回一個小伙子般，追求她，開始我全新的人生，每天都有所盼望的全新生活。」老男人從銀包掏出照片：「照片上的女子是昂山素姬，正是她風華正茂的時候……」

來自加泰隆尼亞的歷史學家說：「意大利統一運動時，加里波底的志願軍也是紅衫軍。」他一再強調自己不是西班牙人，說了一個詛咒的故事：「二百多年前，當時泰國是吞武里王朝，國王是有華裔血統的鄭信大王……」加泰隆尼亞的歷史學家說，卻克里將軍發動政變，推翻鄭信大王：「據說遭到軟禁的鄭信大王被處死前曾含悲詛咒，『奪我王位者不會超過九代』。而目前的泰王剛好是第九代，而且紅衫軍所支持的前總理他信，正正就是華人血統，名字羅馬拼音Taksin，鄭信大王的羅馬拼音也是Taksin，他們說，他信就是鄭信大王轉世，現在要來推翻卻克里王朝。」

四個來自不同國度的旅人各懷心事。故事說完了，便決定一起出去走走，他們穿越紅衫軍的陣地，如同走出紅海：「轉彎後竟是另一番景象，街上全是拿着水槍、水管互相噴射的人，還有從店裡搬出來的喇叭，好幾個人圍着喇叭扭動身體，整條沸騰而潮濕的街道就像一個嘉年華。我和台灣女人都給射得渾身濕透了」，「於是我歡快地跳起舞來，在如同天浴的清水之流裡，和漸漸收斂的陽光裡，扭動身體，並且嘗試感受和了解我的身體，解開血的咒語」。

在我看來，〈紅色城市〉可能是這本小說集裡野心最大的一篇，好在結尾忽爾豁然開朗，恰到好處地以詩化的身體想像解放纏結的殖民聯想、政治血咒找到某種暫時出路，那才舒放了四個旅人躲在旅館露台上喝酒遠觀的悶局。

百家廊

棣棣離婚了（下）

棣棣後來不好意思地告訴Bob，她說她在美國定居了，這只是她家庭移民的一個開始。她肩頭上還負擔着很多責任。她有三個姐姐，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還在家翹首盼望着也有可能移居美國。那時我們國家還剛開放，很多家庭一家六口還住在一個30多平米的水泥板樓裡，很多家庭甚至沒有電視，冰箱，空調這樣基本的電器。

棣棣怎麼解釋都不能讓Bob一下子就明白為什麼她的一家人都希望來美國。但Bob畢竟已是棣棣的丈夫了，對妻子的拚命勞作，賺錢攢錢，他慢慢地理解了。雖然他還不大理解舉家移民對棣棣家庭的意義，但他開始為棣棣的大姐開具經濟擔保。然後是二姐，大妹，二妹，三妹，以幾乎每年一個的速度在辦理。

每位家人初來美國時，Bob都需要到機場去迎接，接回，招待。但這個善良的Bob也有自己的原則：每個來人，不論親疏，都只能在他們的家裡落腳，過渡一個月，然後馬上就要搬出。「這是我的極限，不能逾越。」

在把每個家裡人都移民到美國後，棣棣好像完成了一項使命。她突然感覺自己無所事事了。姐妹們都來了，他們的子女也陸續來了。像一個接待站的家在大家都安定下來，生活走入正軌後，棣棣突然感到自己不知該做什麼了。她仍然在工作，已在州政府中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可是這個時候，她發現這麼多年了，由於忙碌，對於Bob當初和她結婚時提出的再不生育的這一要求她開始覺得為什麼當時就接受了呢？這麼大的一件事，她當時怎麼就沒加思索呢？

棣棣滯留在美國決定定居這裡她只有25歲，那才是人生的開始時期，是女子的花期。她怎麼就牽手大她二十多歲的Bob，眼都不眨就決定了一輩子都不要孩子？在生活慢慢走入正軌，在美國棣棣完成了家人的移民，她開始常常在午夜夢醒時，開始思索她婚姻的前前後後。有的時候在靜夜月光的照耀下看到躺在身旁Bob慈祥的睡姿，她覺得又熟悉又陌生。這就是她選擇的生活嗎？（結婚時是否和Bob有約定？當時沒有反對嗎？什麼時候開始後悔？）

後來生活漸漸穩定，棣棣也常常回國回家。很多當年在酒店的朋友做了各大酒店的財務總監和總經理，有些自己也開了酒店，最重要的他們都有了自己的後代，聚會時很多孩子都加入到他們的聚會中，他們開始好奇地問阿姨你在美國很習慣嗎？你的孩子呢？你為什麼沒有要小孩？她笑笑，真不知道回答什麼好。

在美國苦幹十五年後，她終於得到了一份州政府的工作，是很多美國人也夢寐以求的職位。而在她躊躇滿志地要開始新的職業生涯時，Bob退休了。Bob是一個開朗樂觀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每周他有四天都打網球，還有兩天去釣魚。他的生活豐富多彩，可是他們兩人之間由於情趣各異，生活內容也大不相同了，這宗跨國婚姻進入了觸礁期。她開始一天強似一天地感覺到這個長久的婚姻因為孩子的缺席而失去了重大的支點，這偌大的一所房子總有撐不住的感覺。夜半再夢醒時，她沒有辦法再安靜地去觀察身旁的Bob了，她開始下到樓下，坐在餐桌旁在月光下沉思，後來發展到酗酒。

那一次Bob將她扛到床上，抱走自己的鋪蓋時，棣棣知道她太過分了，已傷到Bob。可是Bob從來都不提說任何與此事相關，他們間如履薄冰地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進入一個地帶，兩個人彼此都客氣極了，但家庭中的一股凝重的空氣越集越沉，壓得棣棣的心生痛。

後來棣棣認識了一位來自猶他州的John，一位電腦程序工程師。他和她年齡相仿，是棣棣去審計John的公司時認識的。John對棣棣有一種一見鍾情，她初次見到他時心就咚咚地跳，還伴隨着一種衝動。棣棣在酒店工作時是當時酒店中公認的美女，但她也是公認的一個傳統女孩，沒有利用姿色做過任何非分的事。她平生做的第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就是在酒店送她來美國實習，逾期不歸；她難過地感到，背叛Bob也許是她生活中的第二項大不逆。

當年她遇見Bob時，是一種誠惶誠恐的感激。好像在大海上漂搖無助時抓到了一葉扁舟，她覺得安穩極了，盡了全力去抓住它。可是對於這個John，她身體內部產生了一種原始的衝動，她覺得就是想和他在一起。可是想到Bob時，她心裡內疚極了，她覺得自己怎麼能那麼不道德。她覺得心裡有手在抓撓。

在那一年的感恩節，Bob對棣棣說他聖誕節的時候要和幾個朋友一起去加勒比海郵輪過，他說他覺得和棣棣在一起的二十多年，他需要今年有一些新意。

棣棣知道Bob也許會一個人去加勒比，但絕對不會和朋友們一起，也許Bob就只去他在緬因州海邊的小屋去躲一躲，這個時候了，他怎麼還能強打精神在眾人面前作秀。棣棣太了解他了，和他一起過了二十多年。他知道這個男人。

這一年的聖誕，Bob走了，棣棣抵住了John的誘惑，在美定居二十二年後，她第一次將自己關在自己的家裡，沒有丈夫的相陪，她獨自呆了三天，沒有接一個電話，沒有接待一個朋友。外面的雪白茫茫的，她很思念也許在加勒比海上的Bob，但她也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他們以前的狀態中了。有時候，棣棣會不由自主地揉她的太陽穴，她頭痛極了。

Bob已經老了，而且他固執地堅守着他結婚時和棣棣訂下的原則：不再生育。最後他們迎來了離婚。和結婚時一樣沒有太大的起伏，還是由Bob提出，棣棣接受。辦離婚手續就在他們辦結婚手續的地方，二十二年了，一切照舊，甚至建築中的辦公室和裡面服務的人都沒有變。只是棣棣感覺好像有一個世紀那麼久了。

棣棣知道在今後沒有了Bob的日子裡，她會非常想念他，他像一個長者，一個保護神一樣陪伴在她的身旁已有二十多載了。

離婚後Bob住進了養老公寓。Bob告訴棣棣，「你盡快要個孩子吧。有了孩子我也可以對周圍的朋友就我們終結的婚姻有個好的交代。」這是他對離婚唯一的一點抱怨，再沒說什麼。都到了這種地步，他還維護着棣棣。

離婚後，棣棣開始了和John的正常戀愛dating，每每在和John熱烈地見面後，結束後棣棣總是身不由己地想回到有Bob的家裡，但她知道那已經是往事了。

加州的陽光那麼明媚，住進老年公寓的Bob總會在傍晚來臨以前坐在樹下的椅子上，那寬大的背在落日的映照下那麼偉岸。棣棣已經走出Bob的生活了，即使在今後的日子裡她怎樣地咀嚼和懷念從前的生活，她知道邁出來了就再也不能回去。

她時常給Bob一個電話，總是未曾開口時就已哽咽，而Bob永遠都是那樣爽朗，好像他的日子中充滿了活動和笑聲，讓人感到豐盈。只有棣棣知道Bob在他們共同生活過的二十多年日子中，即便在遭遇最深重的打擊時，Bob都是這樣用響亮的笑聲來化解一切的。

說到Bob，棣棣總是難掩她的傷感，單獨面對一個朋友時，講起Bob時她還會不停地抹淚，那樣的一種無奈。

生活語絲

有房有車來徵婚

吳康民

既然杭州是一個宜居城市，房地產將會十分紅火。我們在杭州時，正舉行一個房屋展銷會。報上大幅的廣告，推銷各類豪宅。據友人相告，杭州也有一平方英尺上萬元的豪宅。當然，一般的住宅便沒有香港般的貴，頂多是千把元一英尺而已。

買樓不易，但徵婚不絕。在現代自由戀愛的社會，竟靠徵婚廣告來物色對象，也是當今中國社會奇觀。看杭州報紙，一版版的徵婚廣告，令人嘆為觀止。

還有「中國紅娘網」，說是「上市公司背景，品牌享譽國際」，「浙江大學MBA導師總裁親自掛帥，十餘年婚戀業資深專家領軍」。廣告的離奇怪狀，堪稱都市一景。

請看下列的四則廣告。

三十一歲離婚女性，女兒三歲，有房兩套，如出水芙蓉般清秀可人，只找個寬容體貼，真心真意對女兒好的人，其他都不重要，沒房可入住女方。

女，三十四歲，身高一米六，博士學歷，高校教師。有房有車，離異帶孩，端莊溫婉、韻味獨具。為人親和好相處，誠尋談得來的男士，再建家庭。

男，三十一歲，一點七六米，未婚，名牌大學畢業，司法系統公務員。有車有房，正直可靠，綜合能力強，受領導器重，希望牽手善良體貼的女孩。

男，五十四歲，離異未育，自營三家企業集團董事長。雅宅名車，他有慈善心，無私資助失學兒童十數年如一日。希望結織「不舞不麻」的女士，地區經濟不限。

這裡有男有女，有房有車，經濟條件可謂十分優厚。如何要靠刊登廣告徵婚，實在令人不解。其中有無欺騙成份，我們不得而知。

之前閱報曾見某市有徵婚集市，像趁墟一樣，是否能撮合姻緣，也不得而知。現代社會到了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還要靠廣告招親，但「有房有車」，實在有無比吸引力。

一網打盡

重新開始

楊振耀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卡恩被控性侵犯一案，過去的周末因為受害人的誠信出現問題，事件戲劇性告一段落，卡恩獲解除家居軟禁。法國一項最新民調顯示，約有半數民眾希望卡恩重返法國政壇。問題當然不會像表面看的那般簡單，刑事控罪被撤銷並不代表民事訴訟有手尾，卡恩要回到法國政壇，還要有一條好長的路要走。

法國巴黎人報訪問了近千名成年人。四成九的受訪者支持卡恩復出政壇。假如是另類議題，四成九的支持率不算低，但因為涉及道德與對伴侶的忠誠，四成九的支持並非必勝的把握，所謂自己知自己事，儘管法國人對男女關係比較開放，但四成九的支持當中自然包括部分女性票，卡恩並非靚仔有型，能否藉着不及半數的支持重新走上政壇，重新開創一番事業不無疑問。

參與政治大抵與其它事業相同，要靠運氣。有可能時來風送滕王閣，亦可能是屋漏更兼連夜雨，行船偏遇對頭風，時不我與又有甚麼辦法？但有人設局，起碼也要卡恩半推半就方可成事，所謂「牛唔飲水」，卡恩的責任無論如何不能推卸。怎可能當作若無其事再輕身上路？四成九的市民支持，以不足保證讓卡恩再重新上路。那卡恩該是藉機退下來豹隱江湖，還是伺機捲土重來？

常說運氣好就是無敵，卡恩的政治前途也許是到此就該劃上個句號。果真如此，不如借此機會退下來，重修與伴侶之間的關係。畢竟事業並非一生追求的目標所在。正如很多人都認為，當末日審判來臨，第一時間想起的必然是家人而非事業，對吧？

記憶後書

再談馬琼珠的靜物與海浪

鄭政恒

馬琼珠（Ivy）的「靜物與海浪」展覽完結了，當天的討論不錯。在此再補充談談。

我以蘭花為主要例子，說明意象有封閉性，但也有開放性。南宋趙孟堅筆下的《墨蘭圖卷》，是君子的蘭花，畫出清雅淡泊，至元代鄭思肖筆下的《墨蘭圖卷》，卻是政治的蘭花，很枯淡，無根無土，寄託了外族統治下文人的一份悲情。明代女畫家馬守真的《蘭竹圖軸》，用雙勾畫蘭，動態生姿，是活潑的蘭花，至清代揚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盆蘭圖軸》，筆墨酣暢，寫意地畫家居之蘭，是個性化的蘭花。而到了民國導演費穆的《小城之春》，片中蘭花空鏡寄託了婦人對舊友的一份依戀，對照影片強調「發乎情，止乎禮義」（《詩大序》）的規範，蘭既是代表君子之義，也可代表婦人之情，饒富意思。Ivy的動畫《微風》則比較傾向後者，動態中帶活潑，隨風輕輕搖擺（風動還是心動？），當然，一靜一動又回歸常態，又似是君子的一種內心壓抑。

「靜物與海浪」中的幾份作品，取材自小津安二郎、費穆、森田芳光的電影，前二者都別具東方精神，關注倫理秩序，也深感現代世界的脅迫，至於森田芳光的電影《其後》，改編自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說，小說的主角代助其實處於東與西、新與舊之間的中心點，個人追求自由但無力反叛，家庭仍佔上風但也快將崩解。Ivy選取的電影文本已見一條東方的傳統脈絡。所以，我想從東方美學切入Ivy的靜物畫，以王國維《人間詞話》的「有我」與「無我」對照Ivy藝術創作的兩個階段：「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過去Ivy比較有我在，現在趨向無我，「無我之境，人唯於靜中得之。」看Ivy的靜物畫，重點之一就是「靜」。